

郁達夫趣事

● 李梅山

隱名自薦留點尊嚴

一九二一年七月，郁達夫在上海『時事新報·學燈』上第一次發表小說『銀灰色的死』，署的是「T. D. Y.」；九月，他在『學燈』上發表第一首新詩『最後的慰安也被奪去！』署「Y. D. T.」。顯然，前者是後者的倒寫。它是「郁達夫」三字的英文縮寫(Y. D. F.)而來，但「F」被誤排成「T」。我手頭上有一封郁達夫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一日致王映霞的情書真蹟，郁達夫在信末署名「Y. D. F.」，可見這才是郁達夫的英譯字頭的署名。

郁達夫還有一個「外國名字」，叫「James Dai Yowen」(詹姆斯·達夫·郁文)，講起這個筆名，是有一段趣事。一九一九年秋，達夫因長兄之召回國參加外交官及高等文官考試，他在北京時很想能見見當時鼓吹文學革命出風頭的人物胡適，就寫給胡適一封求見信，但信上說：「萬一你不見我的時候，恐怕與我的 dignity (尊嚴)有些關係，所以我現在不能把我的姓名同我的學籍告知你。」於是就寫了這個英文名了。

母子通信採用洋文

一九一四年夏天，郁達夫考入日本帝國大學預科——東京大學第一高等學校醫科預備班。當時一高是名牌學校，又在中國留學生中招收官費生，所以考生很多，這一年共有千餘人報考，其中報考醫科預備班的就有三、四百人，而錄取名額僅十二人，能考上是很不容易的。結果郁達夫以第八名的成績被錄取，同學中有郭沫若等人。

身在異國他鄉，大家都很想念家人。特別是郁達夫，三天兩天就給母親和長兄寫信。中國留學生發現郁達夫鄉間的老母親竟是用英文覆信，十分詫異，後來是郁達夫解釋，大家才明白。原來他母親根本不識英文，中文字也識得很少，為了能經常通信，他教母親用英文字母拼寫富陽話，因為英語僅二十六個字母，比較容易記住和拼寫。

這是一個出人意外的好辦法，同學們都不禁大為讚嘆，郁達夫的聰明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月圓搖鞭寫詩寄情

「題君名號報君知，兩字荃蘭出楚辭。別有傷心深意在，離人芳草最相思。」這首詩是郁達夫題贈未婚妻的。詩乃為她改名而作的。

原來郁達夫在很小的時候便由父母為他與同鄉孫氏女訂婚，直到他去日本留學之前，二人從未見面。一九一五年郁達夫從日本回國探親，曾去孫家看望未婚妻。第一次見面，郁達夫的印象是：「荆釵布裙，貌頗不揚，然吐屬風流，亦有可取處。」

他對未婚妻的名字不大喜歡，以為不雅，於是給她改名為荃，字蘭坡。詩中除說明名與字的出處，也流露了他的「相思」之情。

女方家長曾多次提出希望他們早日完婚，郁達夫的父母也為此操心，只因他遠在異國，不能如願。郁達夫十分理解雙方家長的心情，便從日本寫信給未婚妻，並贈詩一首表示待完成學業回家之後再結婚。詩如下：

「楊柳梢頭月正圓，搖鞭重寫定情篇。此身未許緣親老，請守清閨再五年。」郁達夫的詩十分出色。他七歲進私塾讀書，

高小畢業時已能够寫一手講究韵律的舊體詩了。

鍾情醜女特備一格

一九二四年，郁達夫在安慶教書時，時年廿五歲，他要物色戀愛對象，訂下三大條件：

第一是年紀要大一點。

第二是相貌要醜一點。

第三是沒有人愛過。

結果選了很久，才選中了一個芳名「海棠花」的土妓。

這朵「海棠花」被詩人易君左形容爲：

「天生一副朱洪武的異相，嘴可容拳，下巴特長，而上額不容三指……又黑又矮，年已廿七八歲，猶是女兒身，不知幾千萬年前所修，修到一名才子文豪獨垂青眼，結下一段莫名其妙的露水姻緣。」

也許有人罵郁達夫患神經病，這樣醜的女人也要。我們却說郁達夫獨具慧眼。因爲世界上平凡的女子太多，而絕色和奇醜的女子却絕無僅有。

從相對論來說，醜得入格也就是美了。只有藝術家的心靈，才領略其中奧妙，視之爲寶。

醉臥街頭擁雪達旦

王映霞講過一個故事，她說婚後不久，有一段時間他們住在上海市靜安寺附近嘉禾里，寒冬十二月的一天，有個朋友約郁達夫去浴室洗澡，洗完後同去吃飯，直到午夜不見回來。王映霞通宵沒有合眼。天剛黎明，聽到緊急的叩門聲，一

個陌生人扶着滿身冰雪的郁達夫進入屋內，原來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呆，擁着冰雪睡了半夜，一件皮袍子凍成了坭塊。

王映霞從此立下了「禁令」：凡是約郁達夫出去吃飯或喝酒，必須負責將他伴送回家，如果有人保證的話，就不許他出門。

自此後，如果有人請客，一定要兩夫婦都請，否則如果單請郁達夫一人，恐怕很難請到。即使這樣，郁達夫有時也要設法躲開王映霞，偷偷地找朋友上酒店去。酒成了他們倆夫妻最初發生裂痕的原因之一。

米錢買書整架借讀

郁達夫一生愛讀書，愛買書，他「胸羅萬卷」，素爲友輩所欽羨。

郁達夫中學時期，曾在杭州府中學讀過書，學習成績優異。他把平日節省積聚起來的錢，全花在買舊書上。每到星期天，同學們大都到西湖去玩，他一人却到豐東橋、梅花碑等書舖集中的地方，去看書和買書。他後來回憶說：「真正指示我以做詩詞的門徑的，是『留青新集』裏的『滄浪詩話』和『百香詞譜』。『西湖佳話』中的每一篇短篇，起碼我總讀了兩遍以上。」在中學時代，郁達夫已大量閱讀中國的古典文學。

在同憶中學的生活時，郁達夫寫道：

「每天清晨，起床之後，我總面也不洗，就先讀一個鐘頭的外國文。早餐吃過，直到中午為止，是讀中國書的時間，一部『資治通鑑』和兩部『唐宋詩文存』就是我當時的課本。下午看一

點科學書後，大抵總要出去散一回步。」

一九一三年郁達夫赴日留學前已讀了五萬卷書，到日本後，眼界大開，更是嗜書如命，人家向圖書館借書是一本本地借，而他却是一書架一書架地借，連圖書館管理員也說這種借書法生平未見過。郭沫若在『論郁達夫』一文中回憶說：「他也喜歡歐美的文學書，特別是小說，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讀得更豐富。」

郁達夫在『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憶』中說：「在高等學校裏住了四年，共計所讀的俄、德、英、日、法的小說，總有一千部內外。」他杭州故居「風雨茅廬」有藏書三萬冊。可惜的是，這些藏書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毀於日寇轟炸之中。

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：

一九三四年，郁達夫從家裏出來到城站，當時城站有間抱經堂書店，老板和他很熟，一看到他進店馬上把他引進雅室，一邊酒食應酬，一邊取出『汪水雲集』對達夫說：「如果是別人，非廿元不賣，你都先生我只能過過手，對折入帳。要賺你一個銅板的話，要腹疼，哈哈，做生意還賭咒哩！」

老板的一番話，更誘起達夫的買書欲望，從口袋裏掏出兩張五元鈔。達夫挾着一疊書，辭去書店。走到半路，忽然「呀」了一聲。原來這兩張五元鈔，是夫人王映霞交他去買米用的米錢，現在買了書沒有買米，回家交不了差。

有時上書店，看到一部好書，袋裏又沒錢買，郁達夫在『濃春日記』中說：「經濟不充裕，

想買的書不能買，所感到的痛苦，比肉體上的飢寒還要難受。」

「出賣文章為買書」，這也是郁達夫彌補因生活和買書之需的一方面原因罷。

熱衷中外兩大詩人

郁達夫最崇敬的外國詩人是英國的道生，而最崇敬的中國詩人是清代的黃仲則。他認為這兩人的作品情思真切，意境清新。

英國詩人道生只活了三十三歲，一生僅留下薄薄的三卷詩集，並無長篇巨製。

郁達夫認為他的詩每首都發乎至情，出自肺腑，哀感頑絕，為千古薄命詩人所罕有。即如他的第一卷詩集裡的那首：

無限的悲哀呀，
燃燒着我的愁懷。

切莫傷心淚落，
快把那明朝忘却。

十分淒楚動人。又如題為 Beata Solitudo (Blessed Solitude) 的那首詩：

我們要去尋找
一個寂靜的所在，

在那裡我們將忘記一切，
同時也將被完全忘却。

這種獨造的境界，連史溫彭也未必寫得出。還有一首「現在我不如西奈拉治下的時候了」，熱情如火，句句如黃鐘大呂；寫幻象消滅的悲哀，猶如千尋飛瀑，直逼讀者心胸，大批評家石蒙

士稱之為現代最了不起的抒情詩中的一首。

郁達夫對道生這樣高度的評價，是發乎內心的感受。

而對清代詩人黃仲則的詩評價也很高，郁達夫稱其詩「驚才絕艷，瑰詞壯彩；奇思妙句，感盪心靈」，把他引為異代知己。郁達夫最愛誦他的佳句有：

「似此星辰非昨夜，為誰風露立中宵！」

「全家都在風聲裡，九月衣裳未剪裁！」

「悄立市橋人不識，一星如月看多時。」

「記得酒闌人散後，共零珠箔數教星。」

「心如蓮子常含苦，愁似春蠶未斷絲。」

「別後相思空一水，重來回首已三生。」

「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無一用是書生。」

「感舊四首」，敘述黃仲則少年時一頁情史。

腳踩大鈔洩心頭恨

一九三六年，郁達夫應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，到福州任省政府公報室參議。

有一次，朋友們到他的寓所拜訪他，却撲了一個空，原來他早已出門了。

房東是一位五十多歲的福州老奶奶，她一看有人找郁達夫，馬上神秘地拉着來人說：「你們的朋友是有神經病的。」

「不會的。」大家異口同聲地說。

老奶奶搖頭不相信，繼續說：「郁先生昨天夜裡回來很晚。他走進房間以後，打亮電燈，我聽見他房裡啪嗒啪嗒的聲音很響，以為出了什麼事，我在板壁縫裡一張看，吃了一驚，原來他一個人在房裡兩手叉着腰，用皮鞋腳踐踏地板發出巨響。再向地板上面一瞧，地上花花綠綠地鋪滿了鈔票。」

「你想，這難道不是神經病的行動？」她又補上了這一句，對郁達夫「精神病者」的斷語是很肯定的。

第二天早晨，朋友在省政府遇見了郁達夫，便急不及待的問他：「前天晚上你在寓所中有什麼事？」

「沒什麼，沒什麼」他摸摸頭髮，回憶一會說：「這一段時間，手頭很拮据，誠如李太白所說的『床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。』」前天下午，省政府發薪水，近來好久沒有得到百元數額的鈔票，這一天領到了整個月的月薪，想到「孔方兄

「對我「避而遠之」的「小人風度」，怎不教人生氣。因此回寓以後，把它擲在地板上，踐踏幾脚以洩憤。」

大家聽後，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如此。怪不得福州房東奶奶有種種猜度了。

禪寺題詩啖十八娘

福州西門外，有一座古刹名西禪寺。西禪寺是一個著名的風景區，以產荔枝著名。

有一天，郁達夫約了一群朋友到寺中玩。他們登眺亭閣，看過藏經，就請老和尚引導大家去看荔枝樹。老和尚領大家跑遍了寺內寺外，分別指着幾株老樹說：這是梁植，這是宋植，這是明植。

郁達夫聽了老僧所說的話，很風趣地說：「樹不能言，聽僧擺布。」大家都哈哈大笑。

參觀完，回到方丈室，坐定以後，老和尚泡了武夷山鐵觀音茶饗客。不多一會，兩個小和尚端來了兩大盤裝得滿滿的鮮荔枝出來，放在桌上。一看到這些外殼鮮紅欲流的「十八娘」（荔枝別名），就想到了瓊漿玉液，不禁饑涎欲滴了。

郁達夫首先拈起一顆荔枝用手劈開往口裡送

，一邊喃喃唸道：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」（蘇東坡詩）。他不斷的吃，又不斷的吟，幾個人中，數他吃得最多最快。

荔枝尚未吃得痛快，當家和尚出來招呼，他一一詢問諸位的姓名，當他發現有郁達夫在內，就馬上叫小和尚捧出文房四寶請他題詩。

達夫推却了一會說：「面對着這樣好的荔枝，盡量吃還覺來不及，那裡有心情吟詩寫字。」經過當家和尚的固請，達夫默坐沉思一下，就在一張宣紙單幅上筆不停揮地寫下四句詩：

鵝雛鴈氣漫相猜，世事因人百念灰。
陳紫方紅供大嚼，此行真為荔枝來。

這條幅後來被隆重地裱起來懸掛在方丈室裡

這一天歸途中，郁達夫就感到腹痛，回寓之後，腹痛加劇，偏偏是星期日，醫院停診，大家正着急。虧得來了鄰居又同事的福州某君，知道他們遊西禪寺回來。

「郁先生遊西禪，有沒有吃荔枝？」他劈頭就問。

「他不但吃，而且吃得最多。」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。

他拿了一小碟醬油來叫達夫服下，果然靈效得很，不久腹部不脹也不痛了。這件事達夫常常舉以告人，並罵道：「差點給蘇東坡害死。他以為古人所說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」的話，是含有真理的。」

印石分類博古通今

郁達夫在福州，特別喜愛福州出產的壽山石圖章。在他案頭上，擺滿大大小小，五彩繽紛的壽山石。

他對中國歷代圖章有過一番高論，郁達夫說

「秦國刻治卞和玉以為國璽，以後一般圖章，也用金、銀、銅等來製作，也有用瑪瑙、犀角、象牙篆刻的。到了元末明初的王冕，才開始用花乳石治印。因為他是諸暨人，所以採用浙江的昌化鷄血石和青田的凍石鐫刻圖章。鷄血石和青田凍石雖然很負盛名，可是却不如壽山石，打個比方：青田凍石如深閨稚女，文靜嫺雅；昌化石如小家碧玉，薄施脂粉，楚楚可人；壽山石如少婦艷裝，五彩翩跹，眼花繚亂，應接不暇。」郁達夫博覽群書，博古通今，所以其妙語如珠。

吳崇蘭女士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七

彩虹夢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，心高命薄夢成幻、愛情井、老母豬與貂蟬、老朋友、情書、我和他，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